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405
13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四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十五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主席发言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各项决定的执行：
第二委员会报告〔123〕
- 塞浦路斯问题〔125〕（续前）
 - (a) 塞浦路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 (b) 土耳其提出的决议草案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召开会议

主席发言

主席：由于有几位同事和几个代表团对我提出了意见，我认为关于用我的名义发布而引起议论的一些言论，我有责任声明我的立场。我趁这个机会再说一遍，我希望是最后一遍，正如我昨天在求免除误解或曲解而发布的更正声明中所说的，我在表决种族歧视前后所发表的言论完全都是以我搞卢森堡政治者的身份发表的。不幸得很，发表的这些言论都被当作是出于大会主席的口，这点我深感遗憾。我对这件事负责。我已经这样说过，我再把它说一遍，因为，我既然有表明信念的勇气，我就更有承认错处的勇气。我为这件事感到遗憾，也为这件事在必要的范围内，表示歉疚。

今天我以大会主席的资格发言。我相信不会有人在本会堂内反驳我，如果我说：我一向在本论坛上及在我担任主席的所有其它会议上认为：担任了主席，我就有责任以绝对大公无私的方式主持辩论，让辩论遵循最完善的秩序进行。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到这一点，今后我还要用完全一样的方法，继续做到这一点。我是大会的公仆，我要一直继续做大会的公仆。各位亲爱同事，你们一定很了解：大会主席这个角色任务既然是这样可见，我以前以后都不可能从本论坛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对各方批评，我完全以搞政治者的身份——我再说一遍：以搞政治者的身份——发表言论那件事所讲的话加以答辩。我们——你们和我——一向都是肯负责任的政治家。

我确信：不管是属于少数或多数，你们各位之中所有那些一向希望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我一直尊重并将继续尊重的意见——人们也都会给我——卢森堡的一个搞政治者——发表我的意见的责任和自由。

说明了这一点，我希望大会最后能在必要的安静状况之下重新开始研究未决问题，并基于我生平所主张的协调合作精神研究这些未决问题，更希望我们现在就能

开始审议各项重大未决问题。我本人将竭力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我还需要各国代表团合作。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们已经很注意很仔细地听到了你的话。我相信我是代表在这里的多数同事们，特别是那些不结盟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的同事们，以及其他会员国的同事们说明：我们注意到了你所说的话，我敢说这件事已经结束。

主席：我向毛里求斯代表致谢。现在我请也门代表发言。

马基先生（也门）：主席先生，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你所说的表示歉疚的话。因此，我们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本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会反映这一点。

主席：我向也门代表致谢。我赞成他的意见。

议程项目 123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各项决定的执行：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编）（A/10344）。

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第二委员会报告员、提出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编）（A/10344）并发言如下。

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第二委员会报告员：我谨向大会提出A/10344文件所载关于议程项目123：“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决定的执行”的第二委员会报告第一编。第二委员会在该报告的第6段向大会建议通过题为“第五次充实国际开发协会的资源”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已由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予以通过。

第二委员会准予提出关于项目123的这个局部报告，因为该委员会希望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让各国政府及时注意这个决议草案，这样，下次讨论时就可以强调

充实国际开发协会资源的重要性。

根据议事规则第66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我认为各国代表团对于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的立场已在第二委员会加以说明。这些立场也已在第二委员会的简要记录加以反映。秘书指出：没有人要求发言解释投票理由。因此，我们现在应就A/10344文件中的第二委员会报告第6段所推荐的决议草案作一决定。

由于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大会决定通过该决议草案。

通过该决议草案〔第3387(XXX)号决议〕。

主席：因此，我们结束了我们对于项目123，也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的审议。

议程项目125(续前)

塞浦路斯问题

- (a) 塞浦路斯所提的决议草案(A/L.769)；
- (b) 土耳其所提的决议草案(A/L.773)；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10352)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联合国断断续续地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将近二十年。这个问题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谈判，结果是一九六〇年将该岛改建为独立国。大会、它的各委员会及安全理事会都为了这个问题举行了无数次会议。

本组织历任秘书长都曾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受托担任各种使命。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联合国从一九六四年起在这个岛上维持了一个维持和平部队。关于这一点，我要向对该部队有贡献的各会员国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它们对于维持该岛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珍贵的。

我也要向卸任的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阁下表示敬意，因为他执行任务，努力不懈。我还要欢迎秘书长的新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阁下，人人都知道他的外交经验丰富、才干卓越，对塞浦路斯事务又有深刻的认识。我们预祝他一切顺利。我尤其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阁下表示土耳其政府的真诚感谢，他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不遗余力。他献身和平大业及联合国原则，他的外交才干卓然杰出，这都是达成正直和公正解决问题方法的进一步保证。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各位杰出助理人员，联塞部队司令及其全体官兵，他们执行职责胜任愉快。

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对这个问题将近二十年来的演变都非常熟悉。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让各成员国集中注意力于塞浦路斯问题发展到今日地步中间经过的几个重要阶段。

塞浦路斯于一九六〇年通过了以土族塞人社区和希族塞人社区平等合作为根据的双社区宪法而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一个特殊结构，因为构成塞浦路斯人民的两个民族集团间的关系所根据的实际情况就是很特别的。在这一方面，确实是不可能在同期间因非殖化过程而获得自主的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找到类似情况的。这两个塞浦路斯社区之间不但有种族、文化宗教和语文上的差别，而且有更深刻的不同点。这两个社区都坚决地认为它们是较大邻国，土耳其和希腊，的一部分。它们都认为它们是这些国家的无法分离的一部分，它们的命运是同这些国家联在一起，无法分开的。而且，土耳其和希腊有一种反映在塞浦路斯岛社区间关系上的悠久关联历史。

因此，塞浦路斯国家的组成明确地反映了这些事实，并且也设想到，这两个社区间的合伙应以它们对于维持一个能使两社区人民同时兴隆昌盛滋长发展的有生存活力国家这件事有共同兴趣为基础。为求生存起见，塞浦路斯国不但需要保障宪法上的均衡，还要两个社区都尽心竭力，维护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甚至在独立那一天就显示：只要有一个社区企图实行以并入它的祖国为方针的

政策，或企图损害宪法基本纲领，便不但会摧毁塞浦路斯独立共和国的理论基础，而且会无法避免地造成接着会使土耳其和希腊卷入旋涡的社区间的残酷战斗。土耳其和希腊也都需要有决心以这些同样的考虑作为它们对这个新共和国的政策根据，有决心鼓励这两个社区永久融洽合作。

如果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到了今天还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那是因为该岛局势的演进还未做到这些不可少的最必要的地步。塞浦路斯共和国勉强生存了三年，到了一九六三年便瓦解。这个悲惨结局的理由是因为希族塞人社区的首脑们自信数量的理由可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希腊岛屿，自始便把独立只当作是一个朝生暮死的短暂阶段，方便时尽早结束，以便并入希腊。希族塞人社区并不忠于该岛的独立，而是尽忠谋求终止独立。篡改宪法的事情慢慢地愈来愈猖狂，终于大举猛攻土族塞人社区，目的是在剥夺这个社区的一切权利，使它无法成为希塞统一运动历程上的一重阻力。

当这种危险政策开始在塞浦路斯执行的时候，土耳其和希腊都有道义和契约上的义务加以阻止。现在希族塞人社区既然是这种危险行径的始作俑者，希腊就有责任跟这个社区讲道理，至少表示希腊不赞成毁灭塞浦路斯共和国。但是，使人最感遗憾的是，该国竟于一九六四年掀起了一阵不同的风暴。希腊总理主张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激烈演说激起了希腊国民的热情，并促使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更加大胆放肆，直到最后抛弃宪法，使塞浦路斯国变成压迫暴虐土族塞人社区的工具。同时希腊公开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派了两万军队前往该岛。

因此，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希腊和希族塞人首脑的共同图谋之下，实际上已经快要瓦解；就一切实际目的来说，该岛已变成了希腊的军事殖民地，达到了希塞统一目标的一半。以后，土族塞人社区的困境业经该区的代表们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生动地叙述过。我确信所有出席那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看过会议记录的代表们都完全了解这个悲惨社区所受的痛苦、凌辱和损害。

一九六七年是塞浦路斯近代史上的另一重要转折点；那一年结束该共和国独立的决策已因毫无顾忌的武装攻击土族塞人居住的各地区而变本加厉。残暴屠杀的命令直接来自雅典，执行命令的是声名狼藉的指挥希腊占领军的格立伐斯将军。土耳其必须坚决强烈反抗。接着就发生了一个极严重的危机，希腊于危机结束时保证将它的战术部队撤离该岛，并免格立伐斯将军的职。他们后来还是回去的，但是，当时大家都认为希腊最后已经了解必须放弃并吞的野心。

这一点造成了希望，以为能在新基础上重建该国已被破坏的结构，两社区能够为了达成这件事举行谈判。这种谈判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持续了六年。希腊人不肯让步。土族塞人社区急于要即速求得解决办法。希腊人却是不在乎地说，不要急，在短期内精心拟就一个新宪法，达成一个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他们一再主张忍耐。

土族塞人已经忍无可忍。虽然是这样，他们还是继续谈判了六年，尽管希腊有压倒的军事优势；尽管土族塞人无法使国际论坛听到他们的呼声，尽管那几年他们丝毫不得参加政府工作。

光就社区间谈判的进度而言，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完全变了的态度。今天希族塞人都在伤心悲叹地说，社区间的谈判没有进展，时间越来越迫切，国际社会不能长此对这种情势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希族塞人似乎突然发现时间是多么宝贵。我们同意他们的话。我们想要看到社区间谈判有确实的进展。我们想要看到有一个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认为希族塞人没有理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摆出自以为公正善良的架子。

在希族塞人政府嘲弄社区间谈判的六年中，时间是很重要的，到今天，时间仍旧是很宝贵。但是说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社区对目前的局势应负责任的这种话完全不确实。

可悲的是希腊人在散布这种澜言时竟然欺骗了自己，弄到自己都不明了一九七

四年塞浦路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撇开不管大主教——如果我可以请教对于这件事是一个权威方面——所说的这彻头彻尾是希腊人侵略的话。轻易被人忘记的是塞浦路斯正处于永久丧失独立的边缘，正在被判定在人人憎恶痛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过活。希腊人受了蒙蔽，不认识这个悲剧的真正原因，却集中力量来对付土耳其的合法合理反应。这样一来，他们便看不到真正的问题，他们只愿花言巧语，不寻求和平。

我们大家全都知道：要达成和平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土族塞人代表和希族塞人代表的言论都强调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质。塞浦路斯问题确实是复杂，不但是因为内在的困难，而且因为对这个问题有若干错误的观念。

我们已在达荷美代表的言论中看到了误解塞浦路斯问题的典型榜样。我感到非常遗憾他竟然对我代表的国家用了无礼的话。但是，这还不是我所要提出的重大要点。我也并不因为听到他主张即使还未找到解决办法，土耳其也应该撤退军队的话而感到诧异。真正使我感利震惊的是听到他主张在塞浦路斯国内实施强迫结合成为一体，按照该岛的最近历史，此举最后必然会使人较少的社区几乎全被消灭。我认为这决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它会创立一个极不幸的先例。

达荷美代表也提出了解除塞浦路斯武装的主张。昨天我已经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中说过：我们赞成塞浦路斯独立、享有主权、领土完整及不结盟，并赞成独立的塞浦路斯没有战略武器，没有能从事战略性战争的军队。我们非常赞成，塞浦路斯不得成为对东地中海和平和安全或该区任何一国安全的威胁这个原则。但是，我不知道达荷美代表如何能自圆其说，使他提出的解除塞浦路斯武装的主张同该岛有两个重要军事基地存在的事实调和，不发生矛盾。他当然知道，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反对所有与建立塞浦路斯为独立国有关联的条约，惟独对于有关这两个军事基地的条约则并不反对。随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又同意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建立其它外国设施。我们一直感到难以了解的是这种行径岂不是违背了不结盟政策。

今晨发言的有几位代表主张我们不要在辩论中恣意用刻毒字句。我决意依从这个建议，所以对于希族塞人代表对土耳其而发的蓄意诋毁的控告，我将不予答辩。使我们感到失望的并不是他们所用的放肆辱骂的滥调，而是他们的言词中没有表示愿意应土族社区的要求，继续举行谈判。对于这一点，如果我还是不言表示严重忧虑，那便是有失正直坦率。代表希族塞人社区发言的代表们一再强调：塞浦路斯冲突并不是两个社区间的冲突。这一点确实可以说是他们的陈述的中心主题。我们很难了解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难道希族塞人已经决定不再从事社区间的谈判？如果是这样他们有什么其他计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他们之所以抱这种态度就是因为他们决心要推翻经过四次谈判达成的范围虽然有限但是具有实质的协议？希族塞人代表有一些言论似乎显示最末了的这个可能性确是实情。在这些声明中甚至还可能察觉，希族塞人各派之间有严重的歧见，目前显然是强硬派占优势。从一九六八年起，这一点始终是整个社区间谈判发生困难的根源。每一次都向土族塞人提出不同的提议。土族塞人简直无法了解希族塞人的立场，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的话。

我国政府一向而且继续认为唯一的和平解决办法是通过社区间的谈判。我们认为大会应该坚决赞成这两个社区必须继续努力寻求和平，久而弗懈。大会应该完全了解这些谈判所涉的各个问题以及迄今为止所获得的进度才坚决地赞同。在这一方面，大会有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土族塞人社区的首脑也是社区间谈判的参与人之一，劳夫·邓克塔斯先生正在纽约，并且正在呼吁大会听取他的意见。我们相信，对这个要求给予正面的反应便会便利大会企求积极协助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的工作。这种积极性的反应完全符合第3212(XXIX)号决议的规定。该决议肯定地指明大会认为这种冲突是两个社区间的冲突，所以要求它们平等地举行谈判。

现在我们应该设法引导我们的辩论走向一个建设性的目标，从参加这次辩论的各国代表团提供的见解中获得惠益。这种办法很可能让我们摆脱硬性呆板的立场而使大家意见趋向接近调和。我国代表团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寄希望于愿意担任这种工作的若干不结盟国家的努力。

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希族塞人并未选择这个途径，反而急于要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对于这个草案我有下面各点意见要表明。凡是涉及一个塞浦路斯争端那种问题的决议草案主要应该从它对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有贡献的观点来估价。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会通过的决议本身都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但是它们在某种范围内却可以有助于一个解决办法，所谓某种范围就是说这些决议必须反映下面各项：某一情况正确的估价、针对现实的平衡均匀的探讨问题的办法，对有关各方的立场有充分的了解、尊重有关各方的感觉以及根据正义和公平的立场。希族塞人代表团所提的决议草案对于上面那些标准全不符合。它同所有这些标准都是正相反。它是一个光是提出就一定会对谈判有不利影响的决议草案。至少可以说，它是完全基于消极精神提出来的一个决议草案。这种消极精神对塞浦路斯目前的悲剧已经起了这么多的作用。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于希族塞人决议草案的一般反应。现在我要提出我们对于这个草案的详细意见。

序言部分第一段载有“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名称。这一点与去年的案文不同。去年的案文并没有这种称谓。它没有这个称谓并不是因为这个共和国无权存在，而是因为现在这个共和国无法代表它的共同创立者，土族和希族社区，表示共同的意见。

争端是在两个社区之间。大会在第3212(XXIX)号决议中已经承认这一点。希族社区已经篡夺了国家的权力，完全排斥了土族社区，使他们简直到了无国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中提到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就等于否认土族社区有站在平等地位谈判的权利。没有一个人可以希望土族社区会在用演绎的推论法判定它只配处于劣势地位的那种情况之下从事谈判。

序言部分第二段说：大会遗憾地注意到土耳其并未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若干决议。我认为提到未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是完全不相干的。安全理事会本身未曾说过土耳其不执行它的任何决议。

至于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要土耳其对不执行这个决议的事情负责是毫无理由的。执行这个决议唯一的方法是通过社区间的谈判获致一个解决办法。土耳其一向鼓励这种谈判，并已采取各种步骤，帮助缓和紧张局势，造成对话的气氛。想要设法在这一方面责备土耳其简直就是想混淆是非，搅乱问题，根据虚伪不实的办法提出问题，作为拒绝谈判的借口，这种企图徒劳无功，枉费心机。

关于序言部分的第三段，我们当然同意提到秘书长努力不懈。我们对他深表感谢因为他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殚精竭虑、不屈不挠。但是，这一段竟然说四次社区间的谈判毫无结果，我认为这种说法埋没秘书长的功劳，未免不公道。我们不承认，那几次谈判都没有进展。几个重要的人道问题已经解决了；两个社区间意见交流的通讯路线也维持住；还切实讨论到今后解决方法的基本要素；甚至已经根据共同的假定，采取了各种局部性的步骤，并对解决办法的基本性质作了现实的评估。社区间谈判开始的时候，当事双方对于解决办法的基本性质没有一致的意见，到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回合谈判结束时才产生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由两社区合组联邦，设一个具有协议限定职权的中央政府，由两个社区根据协定共同参加该政府，但以对这些区有所协议为条件。反映塞浦路斯现实情况和过去十二年事态的这个协定公布后马上受塞浦路斯希族过激首脑和自由斗争民族组织成员们质难或拒绝。这样，理性的呼声受了压制。如果希族塞人那一方面在每一次谈判中都提出与上次协定抵触的新论调，怎么能够希望有一个早日解决的办法？我觉得很难了解为什么这样不断严厉批驳社区间谈判。难道希族塞人真认为，没有这种谈判，局势会好些？如果他们真是这样想，那简直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

序言部分第 2 段和第 3 段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此无法使人接受。序言部分第 4 段也是如此，因为它是根据前面几段的。第四段也提到“单方面行为”。我想这意思是指土族塞人社区的新行政结构。我们已经一再解释过，在未商定一个新宪法以前，希族塞人社区不能反对土族社区的内部改组。毫无疑问，到了商

定新宪法时这两个社区的结构当然都应该符合宪法的机构体系。土族社区已经说过：它将相应照办。因此，设法把土族社区的内部问题当作一个“单方面行为”在这里提出来是毫无意义的。故意陷土族社区于无国籍状态十二年的那一方面竟然把它当作一种抨击的手段，那简直是非常恶毒。

序言部分第5段提到了“各有关联合国决议”。这是一个很笼统概括的措词。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已经很久，并已通过了好多决议。由于后来演变的结果其中难免有与现状不发生关系的。如果希族塞人认为他们转弯抹角旁敲侧击地提到这些决议对他们有用或有利，那么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们是生活在受他们的梦想和变态心理陶醉的世界中。

“塞浦路斯全体人民”名词也有同样毛病。这是希族塞人所用的名词，意思是说：塞浦路斯国内并没有两个社区，只有塞浦路斯的全体人民——换一句话说，只有希腊人民和一个被压迫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但是，最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本人却说过这样一句话：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新国家，并不是一个新国族，所以塞浦路斯政府无意创造塞浦路斯的国族感。”

我对大主教这句话再也没有更同意的了。当然，在本大会这里注意过去十二年塞浦路斯事态的我们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或者相信，妄图通过灭绝土族塞人社区，消除土耳其对归并希腊的障碍，便可以提高建立一个塞浦路斯国的可能性。

序言部分第6段是最特别的一段。它注意到了土族社区并未参加的各次会议的公报。这些会议都是只有希族塞人才有机会表示意见的会议。因此，很明显土族社区和土耳其都不能接受在大会决议里面摆上“注意到了这些会议”字样的办法。而且也应该记得：这几次会议的公报并不代表任一与会国对某一立场的承诺。我们知道实情确是如此。希族塞人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现在我来讨论各执行段。我不想详细讨论执行部分第1段，因为从希族塞人

提出的草案的上下文来看，第 3212(XXIX)号决议的实体已经完全被歪曲，所以再在这里对这一段加以确认，就成了一椿荒谬的事情。

执行部分的第 2 段是自相矛盾的。它要求通过第 3212(XXIX)号决议并未设想过的办法，立即切实执行该决议。如此明显地缺乏逻辑的事竟然出于希腊人的手，我只能感到惋惜。但是，这还不是这一段的唯一缺点。它同塞浦路斯现状的实情毫无关系。它同希族塞人自己已经承认和执行过的事情也毫无关系，特别是同难民毫无关系。

大家都已知道我国政府对于撤兵问题的立场。一如我国外交部长于一般性辩论时指出的，土耳其为求消除对该岛独立及土族塞人社区生存的危急威胁，不得已履行其条约义务派往塞浦路斯的军队，只要对塞浦路斯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便予撤走。一大部分军队已在维持土族塞人社区和军队本身安全需要许可的范围内予以撤离。前些时候有人曾提到美国国会的会议记录。这些记录也载明许多议员指出了土耳其已从塞浦路斯撤退军队一万多人的事实。但是，象希族塞人提出的草案那样要求立即无条件的撤退却是不合理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土耳其军队一旦撤退，会出些什么事，这是非常清楚的。土族社区将长此一无防卫，而希族塞人部队——附带说明这支部队仍受由希腊政府委派、来自希腊的军官指挥——就要由希族塞籍政客的名声狼藉的私有军队和枪手们协同向北进军，使土族社区大受破坏，无数人民死亡。

希望土耳其政府同意这一点简直就是痴想。去年派往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只有在达成了保障土族社区安全的解决办法时才能全部撤离。土耳其政府无意发给职业刽子手们杀人奖金红利。这些刽子手不但对土族塞人，而且对无法自卫的人们，甚至对他们的希腊同胞经常使用他们的屠杀手法，一如去年间我们所看到的。

希族塞人提出的草案第 2 段(b)分段涉及难民问题。到了去年希族塞人才发觉有这个问题存在，因为，照他们的看法，只有希腊籍的难民才算是难民。十多年来一直是难民的土耳其人却被认为是不值得同情的。

这个难民——或者用恰当的名词来说，其实是失所人士——问题需要加以澄清。我刚才已经说过，自从一九六三年希腊人屠杀土族社区到现在十几年，土耳其人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从那时候起，约有25,000名土耳其人从100多个村庄和几个市镇逃亡，变成了失所人民，住在帐篷内五年多。但是，受到苦难的土耳其人并不限于这一些：塞浦路斯全体土耳其人没有例外地都住在被包围的地区内，受希族武装队伍包围，不断地受威胁、骚扰、凌辱和经济封锁。到了去年，希腊军队侵入塞浦路斯，土耳其采取了对抗措施之后，若干希腊人才不得不遭受同样命运。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对于他们的困难和境遇我们并不是无动于衷。但是，希族塞人政府不但不设法减少这种困苦，反而设法利用这种困苦，尽管有希望还是死心塌地的企求恢复垄断塞浦路斯的权力。抱了这个目的，它扬言有难民20万人。但是，这个人数也是过份夸大的，故意安顿在帐篷里大约只有一万人。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从去年起，失所人士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从去年起确已在社区间谈判中达成了一项关于志愿交换居民的协议。由于有了这个协议的结果，所有住在受希族塞人政府管辖的该岛南部的土族塞人——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土族塞人——都迁入了受土族塞人政府管辖的北部地区。住在北部的希腊人也可以任意前往南部。从去年起已有土耳其人约六万名迁往北部，因此，他们的财产和货物都被用于失所希族塞人的善后工作上。希族塞人草案完全抹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维也纳谈判第三回合所获的重大进展。难道我们要得到结论，认为希族塞人是在设法毁坏他们自己的谈判者的记录吗？

这个难民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牵涉到塞浦路斯问题的今后解决办法。因此，希族塞人草案执行部分第2段(b)分段同塞浦路斯现状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这一段倒是有宣传价值。

土耳其代表团并不反对执行部分第2段(c)分段的实质。我们也赞成这两个社区之间的谈判。最近我们一再强调：我们鼓励真实而有意义的谈判，将今后解决办法的所有要素都包括在内。由于第2段(c)分段赞成这个概念，我们赞同这一分

段。这个分段也提到了关于问题所有各方面的具体提议。初看起来这个草案似乎是无害的，但是同时也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每一个谈判过程都在某一阶段涉及有关所有各方面的具体提议。但是，希族塞人首脑们新迁的声明却对具体提议的意义有了限制。这意思所指的简直就是先决条件，甚至在重开谈判之前就指明要土族社区让步，好象谈判的全部结局就要看土族社区究竟能提出些甚么让步。

这种态度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土族社区已经指明：它愿意讨论为求得解决办法而必需解决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个合理而富有建设性的办法，除了这一点之外，就不能要求谈判的一方面同意任何其它事物。如果希族塞人社区以为它能够专横指定先决条件，以为土族社区被召参加谈判，为的是作种种让步，那就未免是当真欺瞒自己。

希族塞人草案在第2段同一(c)分段中提到了“符合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及普遍接受的公正平衡原则的、持久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长期解决办法”。对于持久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长期解决办法我们当然不会争吵，我们应该欢迎它，赞成它。

提到普遍接受的公正平衡原则，乍看是无瑕疵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草案和去年同段草案不同的地方。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提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以两个社区的基本和合法权利为根据的政治解决办法。不提到两个社区的基本和合法权利，这是很难不令人怀疑的。这会令人想到：是不是按照希族塞人的解释，普遍接受的公正平衡原则同两个社区的基本合法权利是不能和谐共存的。

希腊草案执行部分的第3段应该参照希族塞人最近努力宣传塞浦路斯共和国人口统计结构的所谓政变来解释。这种宣传无非是利用人数有限的土族专家和季节性工人为参加塞浦路斯北部的经济重建工作而到达该地这件事来借题发挥。另有土族塞人4万名，是一九六三年以来因逃避希腊人的压迫移往国外的，现在都回到了土族塞人的管辖地区。这一点并不使人感到惊奇，特别是因为塞浦路斯宪法规定移往国外的土、希两族塞人都可以自动回国取得塞浦路斯公民资格。因此，这一

段是极易使人误会，完全不必要的。

执行部分第4段又提到单方面行动，推测其用意是指改变土族塞人社区的行政结构而言。对于这一项没有根据的断言，我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意见。

与希族塞人决议草案的贯彻有关的执行部分第5段和第6段都是不相干的，正同整个草案一样地毫不相干。我不必再详细说明这一点。要求安全理事会执行一个无法执行的决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决议不合实际情况，而且与和平解决的要件背道而驰。

我已经说明了我国代表团对于希族塞人决议草案的意见。我要再说一遍：这个决议草案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会有帮助。相反的，它是一个有偏见而不现实的草案，只会使两个社区之间的谈判不可能继续下去。它反映了消极精神和盲目的感情。这种决议草案能被大会通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如果要把它当作宣传和讨价还价用，它也已经因揭穿了提出这草案者的偏心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我要在结束发言时再次申明：我国政府将继续努力，孜孜不倦，以求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积极支持由秘书长主持的社区间谈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过去一年来虽然国际舞台里面在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 and 消除紧张的根源方面已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但这一问题仍然是联合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许多可能爆发的中心问题之中有一项就是塞浦路斯里面和四周围的复杂形势，这一复杂形势是由于外来的对这个国家——联合国会员国和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成员——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种种侵犯而引起的。为了执行其职责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从塞浦路斯危机在去年夏天刚爆发的时候就不断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十九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通过了许多决定，如果执行这些决定可使塞浦路斯的严重情势得以解决。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没有执行；因此，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要求之下在大会的议程中列入一项“塞浦路斯问题”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

没有必要对在塞浦路斯引起情势恶化和发生冲突的细节作详尽的说明，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人人皆知的。它们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北约组织国家的政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加强北约组织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和战略地位。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给塞浦路斯人民带了严重的损失和痛苦。这个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受到了破坏，经济在恢复独立自主方面也有了困难。由于岛上的军事行动，成千上万的塞浦路斯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乡。我们苏联人民很熟悉这种痛苦。

我们不得不说，今年早些时候土族塞人社区的领袖单方面采取步骤，企图在土耳其军队控制的塞浦路斯那一部分领土另外成立一个国家，这件事使得塞浦路斯的复杂情况更加紧张急迫，错综复杂。去年的事件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某些集团还没有死心，硬要把一个与塞浦路斯自己的真正民族利益相违背而且会导致塞浦路斯国分裂的决定强加之于塞浦路斯的人民。那些集团不但没有放弃他们分裂塞浦路斯的计划，反而不断积极的从事分疆裂土。这个做法的证据是：目的在于使塞浦路斯国的内部安排问题达成一项公正和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社

区间谈判因为外来势力施加压力变成了很复杂；由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参与而进行的一连串几个回合的社区间谈判不幸还没有产生必要的协议。

显然的，有些人对塞浦路斯这种情况感到高兴，这些集团甚至想办法进一步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以便象过去一样冻结塞浦路斯的情况，损害塞浦路斯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是违背塞浦路斯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这表示有人企图规避有关这个问题的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苏联反对以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和这样的解决办法。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塞浦路斯事件刚发生，苏联就一直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苏联已坚决要求终止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外来干涉并呼吁从该岛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恢复宪法的秩序，让塞浦路斯人民——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二者——有机会在和平、安静和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他们祖国——具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命运。苏联曾提出一系列的、旨在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特定建议。它特别提议在一个由若干可以代表各集团各方面的国家派员参加的讨论会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它提议在联合国的范畴内召开一个有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和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参加的国际会议。只有在这样一个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上才有可能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直接参与下共同找出能保证塞浦路斯以一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又符合希族和土族塞人利益而生存的解决办法。

大家都知道，苏联的提议召开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得到塞浦路斯自己的支持和了解。

苏联也提出关于国际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的具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它建议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有效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与恢复伦敦——苏黎世保证的构想是正相反的，背道而驰的，事实表明了这一个保证不但没有确保和平与宁静，反而威胁了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生存。

不但如此，苏联还建议由安理会派遣一个特派团到塞浦路斯。这样便有可能寻求最有效的途径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某些决定。塞浦路斯情况的发展证实了这些建议和正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这个方法的正确性。苏联现在和过去一样，相信执行这样的建议，就会导致塞浦路斯国内情况的正常化，帮助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重要问题，并为塞浦路斯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形下自己决定其国家的内部结构，创造必要的形势。不幸，由于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苏联的提议未能实行。

苏联政府不断积极参与寻求塞浦路斯危机的一项公正和稳定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一直是并且继续是苏联领导人和别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讨论的题目。在一项联合公报和各种声明里，它曾强调达成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必须以尊重这个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为基础。

这样的一种途径特别反映在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奥尼德·伊里特·勃列日涅夫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最近在莫斯科签字的苏——法宣言中。这样的双边协议能够、也应该导致塞浦路斯危机的公正解决。

无论是在联合国内或双边的谈判或交往上，在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苏联的做法是根据它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个政策是反对侵略、保护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政策，是主张在国际关系上维护和平与缓和的政策。

今年八月一日，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赫尔辛基会谈，大主教对苏联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为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斗

争，表示感谢。勃列日涅夫先生希望塞浦路斯的人民和总统成功地达成他们崇高的目标，这些目标符合欧洲的稳定和平的利益。

塞浦路斯的紧张情势继续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众舆论关心。一如所知，不结盟国家外长举行的利马会议很注意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充分支持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的宣言，并且要求立即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不结盟国家的外长们呼吁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并呼吁立即从该岛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大会的本届会议举行一般辩论时，绝大多数的代表团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不结盟的和其他的国家一贯地辩护申明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是怎样的必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成为外国干涉的牺牲者的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也同样地影响着所有其他有志于和平、减少世界紧张和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的国家。

塞浦路斯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是不执行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的直接后果。联合国这些决定应该赶紧执行，不容再拖延。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大会本届会议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提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构架以及途径方法的大会决议的重要性。他强调执行这项决议

“……是获得公正而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积极进展的最高无上要件”。（第三二七八次会议，英文本第 23—25 页）。

代表们都知道，土耳其和希腊政府曾表示它们都同意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定里面吁请各方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规定。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那些国家的代表曾说他们赞同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苏联代表团觉得联合国必须继续督促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帮助塞浦路斯人民保卫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占，这是联合国的责任。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保证一切外国军队从塞浦路斯领土撤出，保证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让塞浦路斯人民有可能处理自己的事务。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在这个专论与九国有特别重要关系的问题的辩论中发言。

历史上传统的结合把塞浦路斯和欧洲联在一起，九国又和那些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各国有密切而友好的关系，这两层关系一直使得我们最密切的注视该岛的情况。这样就使得我们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夏天的危机发生之后立刻甚至更直接的表明了它们的焦虑。

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第二十九届大会已经提到过了，但是不幸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必须再提一遍，这一立场有主要的三点我们认为同等重要的。

首先，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我们认为在寻求解决时，构成这个国家的两族达成协议是必要的。最后，涉及该岛大部分居民恼人的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有特别的重要性。

自从大会上届会议以来，九国自愿与所有当事各方的代表进行会谈，由于形势紧急的缘故，迫得多开几次会来审议塞浦路斯的情况。他们已从事鼓励当事各方进行谈判，以便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

此外，九国支持两族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所决定的方案恢复谈判。因此它们总是全心全意的支持秘书长执行该决议委交给他的任务。我要借此机会称赞秘书长和他的历任特别代表们在这个复杂而棘手的事件中所作的值得

赞许的努力，并且赞扬联合国部队在那儿执行其任务的热忱。

对于第一回合的谈判还没有取得更真实的进展，九国感到遗憾，因而敦促当事各方开始建设性地讨论所有实质问题，特别是关于他们领土和宪法问题要提出具体建议，这样，这些谈判才可能达到一项公正的解决。显然的，单方面的主动创举是不能接受的，违背联合国决议的，因此对于达致期望的妥协，可以构成一种危险的阻碍。

对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而言，塞浦路斯危机危害到十分靠近它们的一个地区的平衡和安全。它也影响到由于类似的联系和九国同等的与它们维持着的友好关系而与九国联合在一起的国家。

在这件事上，该岛目前的情况以及使谈判蒙上阴影的不确定的状态，怎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焦虑？

因此我们打算鼓励当事各方根据联合国决议寻求一项持久和公平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目的是大家不应该走极端，这样，关系着塞浦路斯全体居民的福利的解决才可能达成。

贾帕尔先生（印度）：塞浦路斯问题是近年来那些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合理地期望根据这些决议里的方针得到迅速的解决。但是，甚至直接介入的当事各方都同意的、一致通过的决议似乎并没有产生效果。

这种奇特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决议的本身不适当，或者直接有关的当事各方对决议的规定有它们自己的保留，或者联合国只是被用来争取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各方都企图改善各自讨价还价的地位。

就塞浦路斯而言，也许三个原因都有；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同感到遗憾，认为在执行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而在制定这一决议时我国代表团曾略尽微劳。我们仍然认为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为公平解决

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最公平和最平衡的基础。 我们觉得并没有出现新的因素，令人相信有理由偏离或违背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的规定。

自从通过那项决议到现在只有一年，鉴于这个问题长久而痛苦的历史，也许应该多给当事各方一点时间和积极鼓励，这样它们也许会真心诚意地坚持执行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 尤其重要的是当事各方对情况不应该单方面造成任何变更，这对于和平的和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方向可能会有重大影响。

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情从开始到现在就是独特的。 我指的是塞浦路斯为了获得独立而被迫达成的妥协，它的保证条约奇特的系统，强加在它身上的奇怪的宪法，少数民族聚居、而其四周围邻地尽属他族所有的区域的站不住脚的地位，以及大多数人正常权利的被剥夺。 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这个问题的病根，这个病根所在是两族人民缺少一个公平的暂时解决办法。

尽管如此，令人兴奋的是，两族人民似乎都决心要维护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它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 考虑到这总的目标，两族的代表们应当可能再坐下来讨论并就一个能保证两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他们各别的文化特性的新宪法的范畴内和平共处的各种条件达成协议。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前几天在本大会说：

“只有透过新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本着谅解、和解与合作的精神，真正尊重对方的权利，谈判和协商才可能有建设性和结果。”（第二四〇一次会议，英文第 18 页）

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用的声明。 我觉得土族塞人的代表所发表的声明里似乎也响应了同样的精神。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有目前的僵局？是不是只因为土耳其军队还没有撤出？是不是也因为难民们还没有回到他们的家园收回产业，在前途明朗化之前他们会不会自

愿这样做？或者是不是因为双方的极端派仍占上风？极端派的行为有时令我们不禁怀疑塞浦路斯是不是正走向一个双重的分裂。我们希望两族里的温和分子坚持自己的权利，恢复在秘书长赞助下举行的社区间谈判。

我们很清楚，塞浦路斯的前途必须由它的居民自由地、和平地、擅专而不容他人参与地决定。我们确信两族人民会认真处理这件事并接受秘书长的斡旋。遗憾的是四个回合的谈判没有产生丝毫的结果。秘书长是个忙人；他的日程表已满了出来；不能再浪费他的时间。我想借此机会祝贺秘书长为帮助当事各方达成一项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作的忍耐、专注和坚持的努力。我们也想正式表示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军队在一些要考验任何一个诚实的军人的气魄的情况下完成了不起的工作。

纳乔先生（阿尔巴尼亚）：去年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一个新的紧张的温床，因而引起了一个对东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特别是那些邻近该地区的人民和国家以特别关心和合理的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该岛事件的发展。这些事件清楚的显示出在塞浦路斯有一种给其周围国家的生存带来令人焦虑的后果的紧张而威胁的情况。

塞浦路斯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一直是一块吸铁石，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总是竭力要控制该岛，以便把利用它作为他们对中东巴尔干和该岛邻近的主权国家和人民，搞其阴谋诡计的一个主要基地。

去年在塞浦路斯发生的危机和该国仍然弥漫着的严重的情况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所追求的侵略、扩张和霸权政策的直接结果。那些事件表明了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要在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获得战略据点，从而为它们对该区域的国家和人民搞其他的侵略行动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为了保障其势力范围，正践踏着人民的主权权利、任意的搞各种阴谋和策划诡计侵犯这些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同时尽力要获得关键性的战略据点和在地中海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人人皆知，美利坚合众国是该岛流血事件的幕后主使人，这样做是为了要执行它的帝国主义计划，把该岛变成北约组织的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的跳板。透过公开的压力和各种策略，他们不惜代价，努力使他们自己在该岛掌握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键，做这个局面的唯一的仲裁员，由它们自己独断，决定具有主权的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在外交和幕后交易方面追求一个人人皆知的战术，正在忙着以一切手段提议一项最符合它们计划的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它们在塞浦路斯的活动。莫斯科发表的关于该岛事件的各种声明掩盖不了它的真正目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要我们相信它们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实际上它们的目的是利用该岛的紧张情势，进行其在地中海地区、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渗透和扩张政策。因此它们一直在谋求，现在仍然在谋求成交，从而使各种决定能符合它们对塞浦路斯和大致上整个地中海地区——在那儿长期以来它们的舰队加上美国的舰队就象是些妖魔鬼怪绕来转去——所怀抱的帝国主义目的。

它们有时对这一方、有时对另一方所许的诺言只是企图在塞浦路斯扇风浇油，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由上面所说的一切事情看来，显然的，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自己搞出来的紧张局面，挑动一个国家反对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它们就可以串演和享老的角色，从而达到它们的帝国主义目的的一个新的证据。这一切活动都是配合两个超级大国企图控制各国人民的全球战略。因为这项政策，该岛的情况违反了塞浦路斯人民的主权利益和地中海地区及巴尔干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两个超级

大国所提的一切“倡议”只不过是对于塞浦路斯人民的阴谋诡计。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从来不赞同、现在也不赞同塞浦路斯问题任何的真正解决。反之，它们企图在建立岛上安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使争执冲突不休，从而能够从中获取最大可能的利益。

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要求尽早结束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岛造成的紧张局面。我国人民和政府已经谴责、并且仍然坚决谴责两个超级大国是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和东地中海及巴尔干紧张局面的祸首。塞浦路斯的事件使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的人民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警惕；他们有必要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策、要求撤出美国和苏联的舰队和撤除地中海的外国军事基地。

我国外交部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大会的一般辩论中曾说：

“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向关心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友好人民的福利，诚恳地希望塞浦路斯不要继续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野心的牺牲品。我们谴责外国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任何干涉，并且要求迅速终止这种活动，使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下，自己能够忍耐地、善意地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和平地解决自己的问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向赞成有一个自由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并尊重其领土完整和主权。”（大会第二三六五次会议，英文第57—58页）

霍拉伊先生（匈牙利）：自从在这个大会堂一致通过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到现在已经有十二个月，但是塞浦路斯的情势并没有改变，并且仍然是令我们大家严重关切的一件事。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通过了几个非常有希望的决定，旨在永久解决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的情况。然而，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的说，通过了决议但没有采取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相应行动。在这方面之所以没有进展并不是由于决议可能有什么含混，而是由于决议的本身没有得到执行。匈牙利代表团曾不只一次的说明了它对

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在今年大会的一般辩论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说得很明白：

“塞浦路斯的事情使欧洲局势的有利发展和该岛国邻近区域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彻底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也强烈反对任何想把这个岛国分成两部分的计划。我国政府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立即执行以前通过的决议的时候了。我们希望通过秘书长的调解，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会早日成功。”（第二三七三次会议，英文第57页）

我们对塞浦路斯的内政继续受到干涉而感到惋惜，这是要更加强烈的加以谴责的，因为这是由于那些在欧洲安全会议上它们的代表签了字保证促进国际缓和和放弃以军事手段和一切种类的武力方法来解决争端的集团所干出来的。继续干涉塞浦路斯人民的生活引起了国际舆论极度的愤慨。现在是每一个人认清事实的时候了，某些北约组织集团用这种方法，将象过去长期以来一样，不能产生长久的结果。正在逐渐形成的、以平等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反对一切种类的外来干涉是当前的现实。

改善国际关系以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能够独立发展，不受外国干涉，也是同样重要。在这样充满了紧张的中东地区，它的特别重要性是太显明了。这就是我们欢迎不结盟国家的利马会议通过的文件第64段的原因之一，这一段说：

“外长们强调指出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7号决议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承认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不结盟地位，并重申协调局在哈瓦那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协定：

表示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并给予完全的支持；
认为任何侵略塞浦路斯的行动，是对它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的威胁，也是对一切不结盟国家的侵略；

要求紧急执行联合国大会第 3212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365、第 367 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并坚持要求立即无条件撤退在该岛的一切外国军队，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继续在秘书长的亲自主持下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两族谈判，并立即让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A/10217，第 64 段）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关于塞浦路斯决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我们希望这个岛国的居民自由和平地生活，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受外国的干涉，并希望两族人民关于他们共同的内政达成一项谅解。我们希望就象与该区域的其它国家一样，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在内，与它们发展关系。这就是何以我们采取的立场是要在尽可能的最短期间内完全和公正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缘故，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反对任何所谓军事解决的理由。

我们希望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在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个人的赞助下终能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的为争执中的问题找出一个解决方法。我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为了这个目的到目前为止所作的努力。

所有参与谈判的人、和那些对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能够或多或少尽一点力量的人都负有相当大的一份责任，因为冷战的高手们还没有放弃他们阻止和扭转欧洲和全世界和平共存与和平合作的潮流的计划，因为他们正在那些他们的战争热情还没有被压制下去的地方煽起战争的火焰。因此我们有责任再度要求迅速、和平和公正的解决这个已经拖了很久的塞浦路斯危机。

下午五时三十五分散会